李溫陵集

李溫陵集卷之六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復士龍悲二母吟

楊氏族孫乃近從兄議繼嗣楊虗遊先生之子之後非繼嗣李翰峰先生之後也非翰峯之後安得住翰峯之宅繼楊姓而住李宅非其義矣楊氏族孫又是近議立爲虗遊先生之子之後亦非是立爲李翰峯先生守節之妹之後也非翰峯之妹之後又安得朝

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峯先生守節之妹爲辭也繼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而使服事翰峯先生守節之妹于李氏之門尤非義矣雖欲不窺窬强取節妹衣食之餘不可得矣交構是非誣加翰峯先生嗣孫以不孝罪逆惡名又其勢之所必至矣是使之爭也我輩之罪也亦非楊氏族孫之罪也幸公虛心以聽務以翰峯先生爲念翰峯在日與公第一相愛如僕旁人耳僕知公必念之極矣念翰峯則必念及其守節之妻顧氏念及其守節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孫

無疑矣夫翰峯合族無一人可承繼者僅有安人顧氏生一女爾翰峯先生沒而後招壻姓張者入贅其家生兩兒長養成全皆安人顧氏與其妹李氏鞠育提抱之力也見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峯先生香火矣而壻與女又皆不幸蚤世故兩節婦咸以此孫朝夕奉養爲安而此孫亦藉以成立弱孱與公等所處如此葢不過爲翰峯先生念故弱孱又以其女所生女妻之也近聞此孫不愛讀書稍失色養于二大母此則嬰節平日姑息太過以致公之不說而二

太母實未嘗不說之也僕以公果念翰峯舊雅只宜擇師教之耶時勤加考省乃為正當若遽為此兒孫病而别有區處皆不是真能念翰峯矣夫翰峯之妹一嫁即寡仍歸李家翰峯在日使與其嫂顧氏同居南北兩京相隨不離翰峯沒後顧氏亦寡以故仍與寡嫂同居計二老母前後同居已四十餘年李氏妹又　旌表著節翕然稱聲于白門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雙節懸其廬三母相安為日已久當不以此孫失孝敬而遂欲從楊氏族孫以去也此言大為李節

婦誣矣稍有知者决不肯信而況於公大抵楊氏族孫貧甚或同居或時來往未免垂涎李節婦衣簪之餘不知此皆李翰峯先生家物楊家安得有也且節婦尚在尚不可缺乎若皆爲此族孫取去李節婦一日在世又復靠誰乎種種誣謗盡從此生惟楊歸楊李歸李絕不相干乃爲妥當

復吾川翁書

往來經過者須聲不輟隻弱疾益屢談之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以翁當其任自然大爲士民倚重世道

恃賴但貴知常處之勿作些見識也果有大力量自然默默斡旋人受其賜而不知若未可動未可言决須忍耐以須時易之蠱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言雖幹蠱而不可用正道用正道必致相忤雖欲幹掩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幹父用譽而夫子傳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父所爲皆破家亾身之事而子欲幹之反稱譽其父反以父爲有德如所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者如是則父親喜悅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變蠱成治無難矣倘其父終不肯變亦只得隨順其

間相幾而動夫臣子之於君親一理也天下之財皆其財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只得忍受但有大賢在其間必有調停之術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調停於下斷不可拂逆於上叔臺相見一誦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陽明先生與楊邃菴書極可玩幸置座右

書晉川翁壽卷後

此予丙申中坪上筆也今又四載矣復見此于白下覽物思仁壽意與之為無窮公今暫出至淮上淮上

何足煩公耶然非公亦竟不可夫世固未嘗無才也然亦不多才惟不多才故見才尤宜愛惜而可令公臥理淮上耶在公雖視中外如一但居中制外選賢擇才使布列有位以輔主安民則居中爲便吾見公之入矣入即持此卷以請教當道今天下多事如此將何以輔佐聖主擇才圖治當事者皆公信友吾知公決不難於一言也是又余之所以爲公壽也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載矣時事如棋轉眼不同公當緊念

會期小啓

會期之不可改猶號令之不可反軍令之不可二也故重會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以故重會重會以故重會期僕所以屢推辭而不欲會者正謂其無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則何事更重于道會也邪故有事則請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廢衆會也況可遽改會期乎若欲會照舊是十六莫曰衆人皆未必以會爲重雖改以就我亦無妨噫此何事也衆人皆然我獨不敢亦望庶幾有以友朋爲重以會

爲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衆人之重道乎我實不敢以爲然故以請教

與友人書

古聖之言今人多錯會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絜矩也試舉一二言之夫堯明知朱之嚚訟也故不傳以位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封之以國夫子明知鯉之痴頑也故不傳以道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教以禮與詩又明知詩禮之言終不可入然終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終不以不入而遽强以此知聖

人之眞能愛子矣乃孟氏謂舜之喜象非僞喜則僕
實未敢以爲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已殺也然非眞心
喜象則不可解象之毒縱象之毒終不可解然舍喜
象無別解法矣故其喜象是僞也其主意必欲喜象
以得象之喜是眞也非僞也若如軻言則是舜不知
象之殺已是不智也知其欲殺已而喜之是喜殺也
是不誠也是堯不知朱之嚚訟孔不知鯉之痴頑也
不明甚矣故僕謂舜爲僞喜非過也以其情其勢雖
欲不僞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養不中才者養不才

其道當如是也養者養其體膚飲食衣服宮室之而已也如堯之于朱舜之于象孔之于伯魚但使之得所養而已也此聖人所以爲眞能愛子與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觀古之狂者孟氏以爲是其爲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爲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與言或不相掩如此則狂者當無比數於天下矣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蓋狂者下視古人高視一身以爲古人雖高其跡往矣何必踐彼跡爲也是謂志大以故放言高論凡其身之所不能爲與其所不

敢爲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謂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勢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間既與人同生又安能與人獨異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貢高耳亂言之以憤世耳渠見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觀者見其狂遂指以爲猛虎毒蛇相率而遠去之渠見其狂言之稱行也則益以自幸而惟恐其言之不狂矣惟聖人視之若無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嚇人而吾聽之若不聞則其狂將自歇故惟聖人能醫狂病觀其

可子桑友原壤雖臨喪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
不掩聖人絕不以爲異也是千古能醫狂病者莫聖
人君也故不見其狂則狂病自息又愛其狂思其狂
稱之爲善人望之以中行則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
室僕之所謂夫子之愛狂者此也蓋惟世間一等狂
漢乃能不揜於行不揜者不遮揜以自蓋也非行不
揜其言之謂也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養不可棄
只可順不可逆逆則相反順則相成是爲千古要言
今人皆未知聖人之心者是以不可齊家治國平天

下以成栽培傾覆之常理

復顧冲庵翁書

某非負心人也況公蓋世人豪四海之内凡有目能視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無不願奔走追陪藉一顧以爲重歸依以終老也況於不肖某哉公於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隱天中山以來再卜龍湖絕類逃虛近二十載豈所願哉求師訪友未嘗置懷而第一念實在通海但老人出門大難詎謂公猶惓惓念之邪適病暑侵侵寖寂一接頓起矣

又書

昔趙景眞年十四不遠數千里徉狂出走訪叔夜於山陽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傳以爲奇其自幼讀之絕不以爲奇也以爲四海求友男兒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視之雖欲不謂之奇不得矣向在龍湖尚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往來十餘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發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發可知發心容易親到實難山陽之事未易當也豈凡百盡然不特此邪抑少時或可勉

强乃至壯或不如少老又决不如壯邪抑果眞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計不出春三月矣先此報言决不敢食

又書使通州詩後

某奉别公近二十年矣别後不復一致書問而公念某猶昔也推食解衣至今猶然然則某爲小人公爲君子已可知矣方某之居呉牢也盡棄交遊獨身萬里戚戚無歡誰是諒我者其並時諸上官又誰是不惡我者非公則某爲滇中人終不復出矣夫公提我

於萬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爲上故其亦因以獲事公於青雲之上而自忘其身之爲下也則豈偶然之故哉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爲天人而世莫知猶未害也公爲一世大人而世人不知世人又將何賴耶目今倭奴屯結金山自謂十年生聚十年訓練可以安坐而制朝鮮矣今者援之中邊皆空海陸並運八年未已公獨鼇釣通海覦等鄉隣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耶非公能忍世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仇公亦非仇國未知公之

爲大人耳誠知公之爲大人也即欲舍公其又奚肯旣巳爲詩四章遂并述其語於此亦以見其與公原非偶者

附顧冲老送行序

顧冲老贈姚安府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温陵李先生爲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懇乞致其仕去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書郎來守姚安難萬里不欲攜其家其室人强從之葢先生居常遊每適意輒留不肯歸故其室人患之而强與偕行至姚安

無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強留然先生為姚安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人不賈世俗能聲其為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民胥隸夷酋無不化先生者而先生無有也此所謂無事而事事無為而無不為者邪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餘每與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而自是先生不復言去矣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以入賀當行是時先生歷官且三年滿矣少需之得上其

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御劉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謁彌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為國不可以為風吾不敢以為言即欲去不兩月所為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然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贄不敢也需滿以俟恩是貪榮也贄不為也名聲聞于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贄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

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雞足雞足者滇西名山也兩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命下之日謙方出都門還趨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尚留滇中遨遊山水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則甚喜或謂謙曰李姚安始求去時惟恐不一日去今又何遲遲也何謂哉謙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於溫陵者爲且溫陵又無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

欲便家滇中則以其室人晝夜涕泣請將歸楚之
黃安蓋先生女若壻皆在黃安依耿先生以居故
其室人第願得歸黃安云先生別號曰卓吾居士
卓吾居士別有傳不具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
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將穿三峽覽瞿塘灧澦之勝
而時時過訪其相知故人則願先生無復留攜其
家人一意達黃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終初念而後
東西南北惟吾所適不亦可乎先生曰諾遂行
復澹然大士

易經未三絕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緒計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過暑著書即回龍湖矣回湖惟有主張淨土督課西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事也參禪事大量非根器淺弱者所能擔今時人最高者惟有好名無眞實爲生死苦惱怕欲求出脫也日過一日壯者老少者壯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覺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寺者不敢棄我屍必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即是幸事不

須勸我我自然來也來湖上化則湖上卽我歸成之地子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龍湖蕞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

復李漸老書

數千里外山澤無告之老翁皆得而時時衣食之則翁之祿豈但仁九族惠親友已哉感德多矣報施未也可如何承諭煩惱心山野雖孤獨亦時時有之卽此衣食之賜既深以爲喜則缺衣少食之煩惱不言可知已身猶其易者等而上之有國則煩惱一國有

家則煩惱一家無家則煩惱一身所任愈輕則煩惱愈減然則煩惱之增減惟隨所任之重輕耳世固未聞有少煩惱之人也惟無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無身更有何患無身則自無患無患則自無惱吁安得聞出世之旨以免此後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澤癯老晚年之第一煩惱處也

與管登之書

承遠教甚感細讀佳刻字字句句皆從神識中模寫雄徒博達眞足以超今絕古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

才力之條信足以自樂信足以過人矣雖數十年相別宛然面對令人慶快無量也如弟者何足置齒牙間煩千里枉問哉愧感愧感第有所欲言者辛兄勿談及問學之事說學問反埋却種種可喜可樂之趣人生亦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種也如空同先生與陽明先生同世同生一爲道德一爲文章千萬世後兩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談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豈減於陽明先生哉願兄巳之待十萬刼之後復與兄相見再看何如始與兄談笑笑

觀音問

答澹然師

昨來書謂觀世音大士發大弘願我亦欲如是發願願得如大士圓通無障礙聞庵僧欲塑大士像我願爲之以致皈依祇望卓公爲我作記也余時作筆走答云觀音大士發大弘願似矣但大士之願慈悲爲主以救苦救難爲悲以接引念佛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彼一切圓通無障礙則佛佛皆然不獨觀音大士也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問余或可或否我

不敢與予時作答之語如此然尚未明成佛發願事故復言之蓋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已是不中理之談矣況欲發願以成之哉成佛者成無佛可成之佛此千佛萬佛之所同也發願者發佛佛各所欲爲之願此千佛萬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後有願佛同而願各異是謂同中有異也發願盡出于佛故願異而佛本同是謂異中有同也然則謂願由於佛可也而謂欲發願以成佛可乎是豈中理之談哉雖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聖人尚欲留惑潤生發

願度人況新發意菩薩哉然大乘菩薩實不及新發意菩薩大願衆生實不及大心衆生觀之龍女善財可見矣故單言菩薩則雖上乘猶不免借願力以爲重何者見諦未圓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薩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等始爲諸佛發願矣故有釋迦佛則必有文殊普賢釋迦爲佛而文殊普賢爲願也有阿彌陀佛則必有觀音勢至彌陀是佛而觀音勢至是願也此爲佛願我願澹師似之

文

佛之心法盡載之經經中一字透不得即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識字者無可奈何耳若謂經不必讀則是經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經矣昔人謂讀經有三益有起發之益有開悟之益又有印證之益其益如此曷可不讀也世人忙忙不暇讀愚人憒憒不能讀今幸生此閒身得爲世間讀經之人而不肯讀比前二輩反在其後矣快刻期定志立限讀之務俾此身真實可以死乃得

文

世人貪生怕死營營狗狗無所不至若見此僧端坐烈焰之中無一毫恐怖或遂頓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於塵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為之津送則不可蓋凡津送亾僧者皆緣亾者神識飛揚莫知去向故藉平時持戒僧衆誦念經呪以助之令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若又何用湖僧為之津送耶且湖上僧雖能守戒行然其貪生怕死遠出亾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資送此僧若我則又貪生怕死之尤者雖死後猶怕焚化故特地為塔屋於龍

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於紅爐乎其不如此僧
又已甚遠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爾濬師倡導火
力甚大故衆菩薩不覺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
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化之僧只能化得
自已若濬師則無所不化火化僧縱能化人亦只化
得衆人念佛而已若濬師則可以化人立地成佛故
其火力自然不同

又

學道人大抵要跟脚眞耳若始初以怕死爲跟脚則

必以得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雖遲速不同决無有不證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爲跟脚則終其身只成就得一箇虛名而巳虛名於我何與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別人無能爲也今人縱十分學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爲苦海而今學者反以生死爲極樂是北轅而南其轍去彼岸愈遠矣世間功名富貴之人以生爲樂也不待言也欲學出世之法而唯在於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巳是亦以生爲樂也非以生爲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

即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學亦不得不學亦不得便可以見有生之苦矣佛爲此故大生恐怖試看我輩今日何曾以此生身爲苦爲患而决求以出離之也尋常亦會說得此身是苦其實亦只是一句說話耳非眞眞見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居者也試驗之自見

又

聞師又得了道道豈時時可得邪然眞正學者亦自然如此楊慈湖先生謂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

數故慈湖於宋儒中獨爲第一了手好漢以屢疑而屢悟也學人不疑是謂大病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即是悟自信菩薩於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談詩談佛爲二事不知談詩即是談佛若悟談詩即是談佛人則雖終日談詩何妨我所引白雪陽春之語不過自謙之辭欲以激厲彼俾知非佛不能談詩也而談詩之外亦別無佛可談自信失予之意反以談詩爲不美豈不惧哉歷觀傳燈諸祖其作詩說偈超逸絕塵不可當亦可以談詩病之乎唯本不能詩而强作則

不必若眞實能詩則因談佛而其詩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談詩爲病也

與澄然

認不得字勝似認得字何必認得字也只要成佛莫問認得字與否認得字亦是一尊佛認不得字亦是一尊佛當初無認字佛亦無無不認得字佛無認字佛何必認字無不認字佛何必不認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我昨與丘坦之壽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見得父母生我身不

知日夜承世尊恩力盖千生萬劫以來作忘恩背義之人久矣今幸世尊開我愚頑頓能發起一念無上菩提之心欲求見初生爺孃本面是為萬幸當生大慚大愧乃可故古人親證親聞者對法師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萬劫相失爺孃一旦得之雖欲不慟哭不可得矣慎莫草草作語言戲論反成大罪過也世間戲論甚多惟此事是戲論不得者

答自信

既自信如何又說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說自信

也試問自信者是信箇甚麼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箇甚麼於此最好叅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得下者亦自也放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信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總屬生死總屬生死則總屬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於此著實叅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來來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來書原無生死四字雖是諸佛現成語然真實是第一等要緊語也既說原無生死則亦原無自信亦原

無不自信也原無放下亦原無不放下也原無二字甚不可不理會旣說原無則非人能使之無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無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若人能使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原無二字總說不通也故知原無無生者則雖千生總不妨也何者雖千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也使原無生而可生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生矣故知原無死者則雖萬死總無礙也何者雖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死也使原無死而可死則亦不得謂之原無死

矣故原無生死四字不可只恁麽草草讀過急著精彩便見四字下落

又

一動一靜原不是我莫錯認好父母已生後即父母未生前無別有未生前消息也見得未生前則佛道外道邪道魔道總無有何必怕落外道乎總無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總自十分怕死中來世人惟不怕死故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厭聖人惟萬分怕死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

無生則無死無死則不怕非有死而强說不怕也自古惟佛聖人怕死爲甚故曰子之所慎齋戰疾又曰臨事而懼若死而無悔者吾不與其怕死何如也但記者不知聖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聞而後可免於夕死之怕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復死亦再不復怕也我老矣凍手凍筆作字甚難慎勿草草須時時與明因確實理會我於詩學無分秪緣孤苦無朋用之以發叫號少洩胸中之氣無白雪陽春事也舉世無眞學

道者今幸有爾列位眞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惟借之以過日子又何必乎

又

若無山河大地不成淸淨本原矣故謂山河大地卽淸淨本原可也若無山河大地則淸淨本原爲頑空無用之物爲斷滅空不能生化之物非萬物之母矣可值半文錢乎然則無時無處無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豈可以山河大地爲作障礙而欲去之也淸淨本原卽所謂本地風光也視不見聽不聞欲聞無聲

欲嗅無臭此所謂龜毛兔角原無有也原無有是以謂之清淨也清淨者本原清淨是以謂之清淨本原也豈待人清淨之而後清淨耶是以謂之鹽味在水惟食者自知不食則終身不得知也又謂之色裏膠青蓋謂之曰膠青則又是色謂之曰色則又是膠青膠青與色合而爲一不可取也是猶欲取清淨本原於山河大地之中而清淨本原已合于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捨山河大地於清淨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清淨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故曰取

不得舍不得雖欲不放下不可得也龜毛兔角我所說與佛不同佛所說以證斷滅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條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爲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見念佛功効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無疾而化爲妙故或坐脫或立亾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稱十號只曰善逝而巳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雖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實

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爲正言也但人不必學之耳念佛須以見佛爲願火化非所願也

文

無相無形無國土與有相有形有國土成佛之人當自知之巳證涅槃之人亦自知之豈勞問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讚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國土專一接引念佛衆生以此觀之是爲有國土乎無國土乎若

無國土則阿彌陀佛爲假名蓮華爲假相接引爲假說互相欺誑佛當受彌天大罪如今之衙門口光棍當即時敗露即受誅夷矣安能引萬億劫聰明豪傑同登金蓮勝會乎何以問我有無形相國土爲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清淨法身即今問佛問法與問有無形相國土者也是無形而不可見無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億化身即今問佛問法問有無形相國土又欲叅禪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時有千百億化現故謂之化身是又

一身也即法身之動念起意變化施為可得而見可得而知可得而狀者也三者圓滿報身即今念佛之人滿即報以極樂參禪之人滿即報以淨土修善之人滿即報以天堂作孽之人滿即報以地獄慳貪者報以餓鬼毒害者報以虎狼分釐不差毫髮不爽是報身也報身即應身報其所應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也今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如人但讀書莫愁不取富貴一理耳但有因即有果但得本莫愁末不相當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語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國土也

又須知我所說三身與佛不同佛說三身一時具足如大慧引儒書云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最咨得三身之義明白然果能知三身即一身則知三世即一時我與佛說總無二矣

答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答記得爾言若是自己又何須要認我謂此是套語未可便說不要認也急寫要認數字去夫自己親生爺孃認不得如何是好如何過得

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認得去也天下豈有親生爺孃認不得而肯丟手不去認乎决無此理亦决無此等人故我作壽丘坦之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莫尊于爺孃而人却認不得者無始以來認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親生父母也一旦從佛世尊指示認得我本生至親父母豈不暢快又豈不痛恨昔者之不見而自哀鳴與流涕也耶故臨濟以之築大愚非築大愚也喜之極也夫既認得自已爺孃則天來大事當時成辦當時

結絕矣葢此爺孃是眞爺孃非一向假爺孃可比也假爺孃怕事眞爺孃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燒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惟親爺孃爲至尊無與對惟親爺孃能入於生死而不可以生死惟親爺孃能生生而實無生能死死而實無死有此好爺孃可不早親識認之乎然認得時爺孃自在也認不得時爺孃亦自在也惟此爺孃情性大好不肯强人耳因復走筆潦倒如此甚不當

文

無明實性即佛性二句亦未易會夫既說實性便不可說空身既說空身便不宜說實性矣叅叅但得本莫愁末我道但有本可得即便有末可愁難說莫愁末也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矣既說父母未生前則我身尚無有我身既無有則我心亦無有我心尚無有如何又說有佛苟有佛即便有魔即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謂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則所謂眞爺孃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認眞也眞爺孃不會說話乃謂能度阿難有是理乎佛未

嘗度阿難而阿難自迷謂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遠直至迦葉時方得度爲第二祖當迦葉時迦葉力擯阿難不與話語故大衆每見阿難便卽星散視之如讐人然故阿難慌忙無措及至無可柰何之極然後舍却從前悟解不留半點見聞於藏識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難之前然迦葉方乃印可傳法爲第二祖也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尚貪著不肯放下至極乾淨迦葉亦必不傳之矣葢因阿難是極聰明者故難舍也然則凡看經看敎者只要舍我所不

能舍方是善看經教之人方是眞聰明大善知識之人莫說看經看教爲不可只要看得瞥脫乃可

明因曰諸相原非相只因種種差別自落諸相中不見一相能轉諸相

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見得原非相乎世間凡可得而見者皆相也今若見得非相則見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見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見即是相耳今且勿論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既見了如來諸相又向何處去乎抑諸相究爾在前而我心自不見之耶

抑我眼不見之也眼可見而强以為不見心可見而謬以為不見是又平地生波無風起浪去了見後存不見豈不大錯

明因曰豁達空是落斷滅見著空弃有是著無見都是有造作見得眞爺孃自無此等見識然即此見識便是眞空妙智

弃有著空則成頑空矣即所謂斷滅空也即今人所共見太虛空是也此太虛空不能生萬有既不能生萬有安得不謂之斷滅空安得不謂之頑空頑著言

其頑然如一物然也然則今人所共見之空亦物也與萬物同矣安足貴乎六祖當時特借之以喻不礙耳其實我之眞空豈若是耶惟豁達空須細加理會學道到此已大段好了願更加火候疾證此大涅槃之樂

明因曰名爲豁達空者是誰怕落豁達空者是誰能叅取豁達空者是誰我之眞空能生萬法自無莽蕩曾有偈云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麽此事大乖張此是空病今人有執著諸祖一

語修行者不知諸祖教人多是因病下藥如進磨見二祖種種說心說性故教他外息諸緣心如牆壁若執此一語即成斷滅空

眞空既能生萬法則眞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福非萬法中之一法乎須是眞曉得自無罪福乃可不可只恁麼說去也二祖當時說心說性亦只爲不曾認得本心本性耳認得本心本性者又肯說心說性乎故凡說心說性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來空也本來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

心更有性可說乎故二祖直至會得本來空乃得心如牆壁去耳既如牆壁則種種說心說性諸緣不求息而自息矣諸緣既自息則外緣自不入内心自不喘此眞空實際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極樂也大寂滅之藏海也諸佛諸祖之所以相續慧命於不斷者也可以輕易而錯下注脚乎叅叅

明因曰那火化僧說話亦通只疑他臨化時叫人誦彌陀經又說凡見過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臨化念彌陀經此僧家常儀也見過即是徒弟何疑

乎能做人徒弟方是眞佛我一生做人徒弟到老

李温陵集卷之六

李溫陵集卷之七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雜述

豫約小引

余年已七十矣旦暮死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無家屬僮僕於此所賴以供朝夕者皆本院之僧是故豫爲之約約曰我在則事體在我人之敬慢亦在我我若有德人則敬我汝等縱不德人亦看不見也我若無德人則我慢縱汝等眞實有德人亦看不見

也所係皆在我故我只管得我立身無愧耳雖不能如古之高賢但我青天白日心事人亦難及故此間大賢君子皆能恕我而加禮我若我死後人皆惟爾輩之觀矣可復如今日乎且汝等今日亦自不暇終年修理佛殿塑像請經鑄鐘鞔鼓并早晚服事老人一動一息恐不得所固怔怔然無有暇刻矣今幸諸事粗具塔屋已成若封塔之後汝等早晚必然守塔人不見我只看見汝則汝等一言一動可苟乎哉汝等若能加謹僧律則人因汝敬并益敬我反思我矣

不然則豈但不汝敬將我此龍湖上院即同興福等寺應付僧一樣看了也其爲辱門敗種寧空此院置此塔無人守護可矣吾爲此故豫設戒約付常融常中常守懷捷懷林懷善懷珠懷玉等若餘幾衆我死後無人管理自宜遣之復還原處不必强也葢年幼人須有本師管轄方可成器又我死後勢益淡薄少年人或難當抵也若能聽約忍饑和衆則雖十方賢者亦宜留與共聚況此數衆與下院之衆乎第恐其不肯或不能是以趂早言之

一早晚功課

具上院約束冊中不復再列

一早晚山門

山門照舊關鎖非水火緊急不得擅開非熟客與檀越爲燒香禮拜來者不得擅開若爲看境而來境在湖上之山潭下之水盡在上院山門之外任意請看不勞敲門與開門也遠者欲做飯吃則過橋即是栁塘先生祠看祠有僧來客可辦柴米令跟隨人役燒茶煮飯彼中自有鍋竈亦不勞扣門矣何也山僧不

知敬客禮數恐致得罪耳

一早晚禮儀

除挑水舂米作務照常外其餘非禮佛即靜坐也非看經即經行念佛也俱是整頓僧衣與接客等矣豈可效鄉閒老以爲無事便縱意自在乎與其嬉笑無寧恥貽此實言也其坐如山其行如蟻其立如柱其止如釘則坐止行立如法矣我既不自慢人誰敢慢我有飯吃飯無飯吃粥有銀則糴無銀則化化不出米則化出飯化不出飯則化出粥化不出粥則化出

來化不出來則端坐而餓死此釋迦律儀也不法釋迦而法積攢俗僧可乎此時不肯餓死後日又不飽死不病死乎總有一日死不必怕餓死也既不怕餓死又胡爲終日馳逐乎是故不許輕易出門除人家拜望禮節與僧家無干不必出門往看外若稱要到某庵某處會我師父或師兄師弟者皆不許只許師父暫時到院相看遠者留一宿近者一飯即請回若俗家父母兄弟非辦齋不許輕易入門相見若無故而時常請假欲往黃栢山欲往東山欲往維摩庵等

處者即時逐遣之去寧可無人守塔不可容一不守戒約之僧寧可終身只四五衆不可妄添不受約一人夫既不許到師父住處矣況俗家乎如此則終日鎖門出門亦自希矣不但身心安閒志意專一久久自覺便宜亦不耐煩見世上人矣有何西方不可到大事不可明乎試反而視世間僧日日遨遊街市當自汗流羞耻之化他日之錢米養不惜羞之和尚出入公私之門粧飾狗臉之行與衙門口積年奚猻也彼爲僧如是我爲僧不如是不但修行所宜體面亦

自超越起人敬畏何苦而不肯閉門靜坐乎既終日閉門亦自然無客萬一有仕人或鄉先生來不得不開門者彼見我如此亦自然生渴仰矣雖相見何妨耶接鄉士夫則稱老先生接春元及文學則稱先生此其待之者重矣若稱之以老爹相公反輕之耳且既爲佛子又豈可與奴隸輩同口稱聲耶我自重人自重我我自輕人亦輕我理之所必至也閉門靜坐寂然無聲終年如此神猶欽仰何況於人大上出世爲眞佛其次亦不爲世人輕賤我願足矣區區藏屐

塔屋有守亦可無守亦可何足重乎若本縣經過有公務者自有下院衆人迎接非守塔僧所當問若其眞實有高興欲至塔前禮拜者此佛子也大聖人也急宜開門延入以聖人待之烹茶而燒好香與事佛等始爲相稱迎送務盡禮談佛者呼之爲佛爺講道學者呼之爲老先生不講學不談佛但其人有氣槩欲見我塔者則呼之爲老大人五衆齊出與施禮三衆即退而辦茶惟留常融懷林二人安客坐而陪之融僩坐林傍坐俱用滚椅不可用凳陪客坐也有問

乃答不問卽嘿安閒自在從容應對不敢慢之不可敬之敬之則必以我爲有所求甚不可也

一早晩佛燈

夫燈者所以繼明於晝夜而並明於日月者也故日能明於晝而不能照重陰之下月能明於夜而不能照殿屋之中所以繼日月之不照者非燈乎故謂之曰日月燈明佛蓋以佛譬日月燈稱佛之如燈如日月也日月有所不照惟燈繼之然後無所不照非謂日月可無而燈獨不可無也今事佛者相沿而不知

其義以謂常明燈者但是燈光而不復論有日月乃晝夜然燈不息則日月俱廢矣非但月爲無用之光而日亦爲無益之明矣故今只令然燈於夜晝則不敢然以佛常如日也只令然燈於晦望之前後十餘夜即不敢然以佛之常如月也惟隣晦朔前後半餘月然燈徹旦以佛之常如燈也則允矣足稱日月燈明佛矣

一早晚鐘鼓

夫山中之鐘鼓即軍中之號令天中之雷霆也電雷

一奮則百穀草木皆甲折號令一宣則百萬齊聲山川震沸山中鐘鼓亦猶是也未鳴之前寂寥無聲萬慮俱息一鳴則蝶夢還周耳目煥然改觀易聽矣縱有襍念一擊遂忘縱有愁思一搥便廢縱有狂志悅色一聞音聲皆不知何處去矣不但爾山寺僧衆然也遠者近者孰不聞之聞則自然悲仰亦且回心易向知身世之無幾悟勞攘之無由矣然則山中鐘鼓所係匪鮮淺也可聽小沙彌輩任意亂敲乎輕重疾徐自有尺度輕能令人壽重能令人懼疾能令人趨

徐能令人息直與軍中號令天中雷霆等耳可輕乎哉雖曰遠近之所望而敬者僧之律行然聲音之道原與心通未有平素律行僧寶而鐘鼓之音不清越而和平也既以律行起人畏敬於先又聽鐘鼓和鳴於清晨良霄之下時時聞此則時時熏心朝朝暮暮聞此則朝朝暮暮感悅故有不待入門禮佛見僧而潛脩頓改者此鐘鼓之音爲之也所係誠非細也不然我之撞鐘擊鼓如同兒戲彼反怒其驚我眠而聒我耳反令其生躁心矣

一早晚守塔

封塔後即祀木主以百日爲度早晚俱燒香惟中午供飯一盞清茶一甌豆豉少許上懸瑠璃我平生不愛人哭哀哀不愛人閉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丈夫漢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有此俗氣況出家人哉且人生以在世爲客以死爲歸歸家則喜而相慶亦自謂得所而自慶也又況至七八十而後歸其爲慶幸益以無涯若復有傷感者是不欲我得所也

豈出家人之所宜乎古有亥而念佛相送即令人出郭作歌送客之禮生死一例苟送客而哀與豈不並難爲客耶客既不樂主人亦何好也是以再四叮嚀非怕汝等哭也恐傷我歸客之心也惟當思我所嗜者我愛書四時祭祀必陳我所親校正批點與纂集抄錄之書于供桌之右而置常穿衣裳于供桌之左早陳設至晚便收每年共十三次祭祀雖名爲祭祀亦只是一飯一茶一少許豆豉耳但我愛香須燒好香我愛錢須燒好紙錢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

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晒晒乾便收訖雖莊純甫近來以教子故亦肯看書要書但決不可與之且彼亦不知我死縱或於別處聞知我死而來亦不可與以我書李四官若來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鄉獨自在此落髮爲僧時卽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輩皆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曾遣一力到家者以謂已死無所用顧家也故我嘗自謂我能爲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念卜之也非欺誕說大話

也不然晉江雖遠不過三千餘里遣一僧持一金即到矣予豈惜此小費哉不過以死自待又欲他輩以死待我則彼此兩無牽挂出家者安意出家在家者安意做人家免道途之勞費省江湖之風波不徒可以成就彼是亦彼之所以成就我也何也彼勞苦則我心亦自愁苦彼驚懼則我心亦自疑懼彼不得安意做人家我亦必以爲使彼不得做人家者我陷之也是以不願遣人往問之其不肯遣人往問之者正以絕之而使之不來也莊純甫不曉我意猶以世俗

情禮待我今已到此三次矣其家既窮來時必假借路費借倩家人非四十餘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審如此則我只宜在家出家矣何必如此以害莊純甫乎故每每到此則我不樂甚也亦以使之不敢復來故也既不肯使之來此又豈肯遣人往彼乎一向既不肯遣人往彼今日又豈可遣人往彼報死乎何者揔之我必不在今日也我必既不在今日何謂封塔而乃以必待我也則汝等之當如平日又可知也待我如平日事我

如生前言語不苟行事不苟比舊更加謹愼使人人咸曰龍湖僧之守禁戒也如此龍湖僧之不謬爲卓吾侍者也又如此其爲喜悅我也甚矣又何必以不復見我爲苦而生悲愴也我之形雖不可復見而我心則開卷卽在矣讀其書見其人精神且千萬倍若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書乎兒讀其豫約守其戒禁則卓吾老子終日對面十目視之無有如其顯十手指之無有如其親者又何必悲戀此一具瘦骨柴頭以爲能不忘老子也耶勉之戒之我初至麻城曾承

庵創買縣城下人今添盖樓屋所謂維摩庵者皆是周友山物余已别有維摩庵創建始末一書寄北京與周友山矣中間開載布施事頗詳悉其未悉者又開具緣簿中先寄周友山于川中二項兼查則維摩庵布施功德主亦昭昭可案覆而審不得没其實也創建始末尚有兩册一册留龍湖上院爲照一册以待篤實僧能堅守樓屋靜室者然後當友山面前給與之世間風俗日以偷薄不守本分雖百姓亦難何況出家者謹守清規莫亂收徒衆以爲能縱不能學我

一分半分亦當學我一釐兩釐何苦勞勞碌碌日夜不止也在家之人尚爲有妻兒親眷等衣食人情逼迫無措我出家人一身亦不曾出一丁銀米之差若不知休非但人禍天必刑之難逃免也周友山旣捨此庵不是小事此庵見交銀七十二兩與曾劉二家矣可輕視之歟夫友山之所以敬我者以我稍成一箇人也我之所以不回家不他往者以友山之知我也我自幼寡交少知遊稍長從薄宦於外雖時時有敬我者然亦皮膚麄淺視我耳深知我者無如周友

山故我不還家不復別往尋朋友也想行遍天下亦只知此已矣且友山非但知我亦甚重我夫士爲知己死何也知己之難遇也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爲親爺娘終身不能忘提學官取之爲案首即以提學官爲恩師事之如事父兄以其知己也以文相知猶然如此況心相知哉故天下未有人而不喜人知己者則我之不歸家又可知矣今世不察既以不歸家病我家中鄉里之人又以不歸家爲我病我心中只好自問自答曰爾若知我取我爲案首我

師歸矣何必苦勸我歸也然友山實是我師匪但知我已也微其退藏之密實老子之後一人我自望之若跂尤不欲歸也爾等謹守我塔長守清規友山在世定必護爾爾等保無恐也劉近城是信愛我者與楊鳳里實等梅澹然是出世丈夫雖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今既學道有端的知見我無憂矣雖不曾拜我為師彼知我不肯為人師也然已時時遣人走三十里問法余雖欲不答得乎彼以師禮默默事我我縱不受半箇徒弟於世間亦難以不答其請故凡

答彼請教之書彼以師稱我我亦以澹然師答其稱終不欲犯此不為人師之戒也嗚呼不相見而相師不獨師而彼此皆以師稱亦異矣於澹然稱師者澹然已落髮為佛子也於衆位稱菩薩者衆位皆在家故稱菩薩也然亦眞正是菩薩家殿而門戶重卽親戚往來常禮亦自無閑曠之期安得時時聚首共談此事乎不聚而談則退而看經教時時問話皆有的據此豈可以好名稱之夫卽使好名而後為已是天下奇男子所希有之事况實在為生死起念早晚惟

向佛門中勤渠拜請者乎敬之敬之亦以衆菩薩女身也又是有親戚愛姤不等生出閒言長語不可耳聞也猶然不一理會只知埋頭學佛道作出世人況爾等出家兒並無一事安可不究心安可不念佛耶我有西方訣最說得親切念佛求生西方者須知此趣向則有端的志氣矣不然雖曰脩西方亦是一句見成語耳故念佛者定須看通了西方訣方爲眞脩西方之人夫念佛者欲見西方彌陀佛也見阿彌陀佛了即是生西方了無別有西方可生也見性者見

自性阿彌陀佛也見自性阿彌陀佛了即是成佛了亦無別有佛可成也故脩西方者總爲欲見佛耳雖只得面見彼佛阿彌陀然既常在佛之旁又豈有不得見自已佛之理耶時時目擊時時耳聞時時心領而意會無襍學無襍事一日聽之百日亦聽之一劫伴之百萬劫亦與之伴心志純一再無別有往生之想矣不成佛更何待耶故凡成佛之路甚多更無有念佛一件直截不紆者是以大地衆生咸知脩習此一念也然問之最聰明靈利肯念佛者竟無一人曉

了此意則雖念佛何益既不以成佛為念而妄謂佛是決不可成之物則雖生西方欲以奚為縱得至彼亦自不肯信佛言語自然復生別想欲往別處去矣即見佛猶不見也故世之念佛脩西方者可笑也決爲萬無生西方之理也縱一日百萬聲佛百事不理專一如此然我知其非往生之路也須是發願欲求生西方見佛而時時聽其教旨半言不敢不信不敢不理會乃是求往生之本願正經主意耳以上雖說守塔事而終之以脩淨土要訣蓋皆前賢之所未發

故詳列之以為早晚念佛之因

一感慨平生

善因等衆菩薩見我涅槃必定差人來看夫諸菩薩甚難得若善因者以一身而綜數產纖悉無遺以家婦而養諸姑昏嫁盡禮不但各無閒言亦且咸得歡心非其本性和平眞心孝友安能如此我聞其才力其識見大不尋常而善因固自視若無有也時時至繡佛精舍與其妹澹師窮究眞乘必得見佛而後已故我猶眞心敬重之此皆爾等所熟聞非千里以外

人百年以遠事或出傳說未可信也爾等但說出家便是佛了便過在家人了今我亦出家寧有過人者益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爲好而後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脩道然後出家也在家不好脩道乎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屬人管了幼時不必言從訓蒙師時又不必言既長而入學即屬師父與提學宗師管矣入官即爲官管矣棄官回家即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

心則禍患立至其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飄流四外不歸家也其訪友朋求知己之心雖切然已亮天下無有知我者只以不願屬人管一節既棄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實意特以世人難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遊其所遊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攝得我故我於鄧鼎石初履縣時雖身不敢到縣庭然彼以禮帖來我可無名帖答之乎是以書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則太尊已不敢曰治生治生則自受縛尋思四字迴

答之曰流寓客子夫流寓則古今時時有之目今郡邑誌書稱名宦則必繼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賢公祖父母也流寓者賢隱逸名流也有賢公祖父母則必有賢隱逸名流書流寓則與公祖父母等稱賢矣宦必有名乃紀非名宦則不紀故曰名宦若流寓則不問可知其賢故但曰流寓蓋世未有不是大賢高品而能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終身延平蘇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郟縣一葬潁州不特是也邵康節范陽人也司馬君實陜西夏縣人也而皆終身流寓

洛陽與白樂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謂非大賢上聖而能隨寓皆安者乎是以不問而知其賢也然既書流寓矣又書客子不已贅耶盖流而寓矣非築室而居其地則種地而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稱客子則知其爲旅寓而非眞僑如司馬公邵康節之流也去住時日久近皆未可知縣公雖欲以父母臨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臨我則父母雖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書四字而後作客之意與不屬管束之情暢然明白然終不如落

髮出家之爲愈蓋落髮則雖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況別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鄉可以落髮又何必麻城意我在此落髮猶必設盡計校而後刀得臨頭鄧鼎石見我落髮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爾若說我乍聞之整一日不喫飯飯來亦不下咽李老伯决定留髮也且汝若能勸得李老伯蓄髮我便說爾是箇眞孝子是箇第一好官嗚呼余之落髮豈容易哉余惟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後落髮又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酸鼻爾等切勿以落

髮爲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雖然余之多事亦已極矣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爲墨難盡寫也爲縣博士卽與縣令提學觸爲太學博士卽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矣司禮曹務卽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高殷皆入閣潘陳呂皆入閣高之掃除少年英俊名進士無數矣獨我以觸迕得全高亦人傑哉最苦者爲員外郎不得尚書謝大理卿董幷汪意謝無足言矣汪與董皆正人不宜與余抵然彼二

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過人而自賢則十倍矣予安得免觸耶又最苦而遇尚書趙趙于道學有名孰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又甚也最後爲郡守郎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駱最相知其人最號有能有守有文學有實行而終不免與之觸何耶渠過於刻厲故遂不免成觸也渠初以我爲清苦敬我終反以我爲無用而作意害我則知有已不知有人今古之號爲大賢君子往往然也記予嘗苦勸駱曰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

與爽共享太平足矣任於此者無家則難任攜家則萬里崎嶇而入狼狽而去尤不可不體念之但有一能即爲賢者豈容備責但無人告發即裝聾啞何須細問益清謹勇往只可責巳不可責人若盡責人則我之淸能亦不足爲美矣況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嗟嗟孰知予竟以此相觸也哉雖相觸然使余得以薦人必以駱爲薦首也此余平生之大略也上之不能如東方生之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含垢忍耻遊戲仕路最上又不能如胡廣之中庸梁江總之

頭黑馮道之五代貪祿而不能忍詬其得免於虎口亦天之幸耳既老而思勝算就此一着已非上策爾等安得知耶故予嘗謂世間有三種人決宜出家非三種而出家非避難即無計治生利其閒散可以成就吾之懶也無足言也三種者何蓋世有一種如梅福之徒以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的然見身世之爲贅疣不得不棄官而隱夫洪崖玉笥之間者一也又有一種如嚴光阮籍陳摶邵雍輩苟不得比于呂尚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齊桓孔明

之遇先主傅說之遇高宗則寧隱無出故夫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女則何以哉又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是以孔子終身不仕而隱也其曰有道則仕無道則懷不過以贊伯玉等云耳若夫子苟不遇知己善價則雖有道之世不肯沽也此又一種也夫天下曷嘗有知己之人哉況眞爲天下知己之主歟其不得不隱居于巖穴釣臺蘇門之山固其所矣又有一種則陶淵明輩是也亦貪富貴亦苦貧窮若貧窮故以乞食爲耻而曰扣門拙言詞愛富貴故求爲

彭澤令因遣一力與兒而曰助汝薪水之勞然無耐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賦歸去也此又一種也適懷林在傍研墨問曰不審和尚于此三種何居余曰卓哉梅福莊周之見我無是也必遇知己之主而後出必有葢世眞才我無是才也故亦無是見也其惟陶公乎夫陶公清風千古余又何人敢稱庶幾然其一念眞實受不得世間管束則偶與同耳敢附驥耶

以上六條末條復潸倒哀鳴可知余言之不顧矣

勸爾等勿哭勿哀而我復言之哀哀眞情實意固自不可强也我願爾等勿哀又願爾等心哀心哀是眞哀也眞哀自難止人安能止

寒燈小話

第一段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氣急獨坐更深向某輩言曰丘坦之此去不來矣言未竟淚如雨下某謂大人莫太感傷因爲鄙俚之語以勸大人語曰這世界眞可哀乾坤如許大好人難容載我勸大人莫太傷懷古來

盡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盡天下無知己必然有時還來亂曰此說不然此人聰明大有才到處逢人多相愛只恨一去太無情不念老人日夜難待十五夜復聞人道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訪荊州袁生且親下請書以邀之袁生拜既不答召又不應丘生又係一老先生通家子亦竟不與袁生商之傍人相視莫不驚駭以為此皆人世所希有若大人謂袁生只為不省人間禮數取怒於人是以激遊至此今文責之備袁生安所逃死耶嗟嗟袁生之難也焉

得無罪乎懷林小沙彌從傍哂曰袁家決定是天上人初來下降人世者是以不省人世事也若是世間人安有不省世間禮數之理其謂林言甚辯大人曰林之言是也夫惟真天上人是以不知有人世事故世間人之所能知者天人不知世間人之所能行者天人不能是以謂之天人也夫世間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天人既已不知不能則天人之所知者世間人亦決不知天人之所能者世間人亦決不能若慕天人以其所不知不能而復責天人以世之所共

知其能是猶責人世以知能而復求其知天人之不知與不能也不亦難歟則不惟天人失其爲天人將世間人亦失其爲世間人矣是責備之過也吾謂不知取天人之所獨知獨能者而以與之好而略其所不知不能之不如世間人者而不爲之求備焉則善矣因感而賦詩三章以徒責備者之惑不是天人初下世如何不省世人禮省得世人禮不難爾來我往知禮矣既不能知人世禮如何敢到人間世任爾胸藏萬斛珠不如百拜頭至地去年曾有一新郎爾處

奔波苦苦忙糞掃堆邊都是也痴人卻說郎非常

第二段

是夜懷林侍次見有猫兒伏在禪椅之下林曰這猫兒日間秖拾得幾塊帶肉的骨頭喫了便知痛他者是和尚每每伏在和尚座下而不去和尚嘆曰人言最無義者是猫兒今看養他顧他時他即戀着不去以此觀之猫兒義矣林曰今之駡人者動以禽獸奴狗駡人强盜駡人駡人者以爲至重故受駡者亦自謂至重吁誰知此豈駡人語也夫世間稱有義者莫

過於人你看他威儀禮貌出言吐氣好不和美憐人
愛人之狀好不切至只是還有一件不如禽獸奴狗
强盗之處蓋世上做强盗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
氣無伸遂爾逋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
箇半箇憐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宜
忘恩矣然則以强盗罵人是不爲罵人了是反爲讚
嘆稱美其人了也狗雖人奴義性尤重守護家主逐
亦不去不與食與彼亦無嗔自去喫屎將就度日所
謂狗不厭家貧是也今以奴狗罵人又豈當乎吾恐

不是以狗罵人反是以人罵狗了也至於奴之一字但爲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謂之奴世間曷嘗有使人之人哉爲君者漢惟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餘盡奴也則以奴名人乃其本等名號而反怒人何也和尚謂禽獸畜生强盜奴狗既不足以罵人則當以何者罵人乃爲恰當林遂引數十種如蛇如虎之類俱是罵人不得者直商量至夜分亦竟不得乃嘆曰嗚呼好看者人也好相處者人也秖是一付肚腸甚不可看不可處林曰果如此則人眞難形容哉世

謂人皮包倒狗骨頭我謂狗皮包倒人骨頭未審此罵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罵人遂去睡

第三段

守庵僧每日齋皆取給于城內外人家供給盞飯推其餘乃以飯往來方僧道侶是月道侶中有一人再來索食守僧怒罵不已大人聞之謂其輩曰不與食亦罷何太辱罵也況有盞飯之餘乎因論及常志等謂常志每借得銀物隨手輒盡此其視守僧之罵道人較勝矣且常志等平日亦自謂能輕財好施嘗過

守僧十倍也某謂此說未當要不過伯仲之間耳彼守僧之罵道人傷于太儉者也但知爲施主惜餘飯而不知爲施主廣積福但知化飯之難欲以飽其徒不知受罵之苦反以傷佛心是太儉之故也若常志輩但見假借名色以得人之銀若甚容易而不知屢借名色以要人之銀人實難堪況傳他人之慨費別姓之財于人爲不情於已甚無謂乎是太奢之過也奢儉俱非何以稱常志之勝太人曰若如子言則輕財之名不美乎彼固慕輕財之名而後爲之者也其

曰嗟哉是何言歟夫古之言輕財者必曰重義未有無故而輕財者也故重義者必輕財而輕財者以重義故是以有輕財重義之說有散財結客之說是故范純祐麥舟之手以石曼卿故非石曼卿則一麥不肯妄費矣曾子敬有一囷三千米之手以周公瑾故非公瑾則一粒不肯妄費矣爲公瑾是以結客故散財爲石曼卿是以重義故輕財今得入錢財親同糞土豈爲謀王圖伯用之以結客乎抑救災恤患而激於義之不能以已也要不過縱酒色之慾滋豪奴之

貪亂而不理儒而不敢明耳何曾有一文施及於大賢之待朝餔者此爲浪費縱慾而借口輕財是天下之浪子皆輕財之夫也反不如太儉者之爲得故曰與其奢也寧儉

第四段

九月二十七日林隨長者遊至西城發足欲往萬壽寺寺有僧長者每遊必至方丈是日忽逢暴雨勢似天以同來長者避雨工務士門下不一盞茶雨過然平地皆水可以行舟矣林敬長者曰此驟雨水未退

不如升堂一坐稍待來還乃往長者登堂坐于中堂
之上時有老僕即欲入報長者遽止之曰勿報我緣
雨至此權坐一時切勿報不報我尚多坐一時若報
主人出我不過一茶即起矣偶宅中有老婦從內出
見是長者不覺發聲曰是卓吾老爹何不速報便番
身入內口中道卓吾老爹在堂快報知快報知于時
主人出安座已坐未一茶長者果起至道中問林曰
何此家婦人女子盡識李卓吾耶林曰偏是婦人女
子識得其丈夫相者反不識也此間男子見長者箇

箇攢眉長者曰如爾言反比不得婦人耶林曰不然男子慣見長者故作尋常看此老婦人乍見耳乍見是以生希有想歡喜想也長者但自念果尋常乎希有乎不必問林也若說男子不如婦人非矣長者曰爾言是爾言是疾行至萬壽寺會其僧其僧索書書數紙已其徒又索聯句聯句曰僧即俗俗即僧好箇道場爾為爾我為我大家遊戲是夜雨不止雨點大如車輪長者肩輿淋漓帶雨而歸大呌于輿上曰子看我與爾共作雨中遊何如林對曰眞眞可為遊戲三

昧大神通自在長者矣

李溫陵集卷之七